



凝 瞩 之 下

刘湘晨/著

绵长远去的塔什库尔干河在勾勒
整个帕米尔高原的轮廓,碧空如洗,流云
逶迤,远山静默……

凝 瞩 之 下

刘湘晨 著

CHISO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凝瞩之下 / 刘湘晨著.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2011.6
(慕士塔格文丛)
ISBN 978-7-5371-9818-9

I. ①凝… II. ①刘… III. ①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人文地理学—西北地区②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人文地理学—西南地区 IV. ①K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4723 号

出版人 徐江
责任编辑 骆娟
装帧设计 吾荣娜
图片摄影 刘湘晨

出版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社址 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29 号
邮政编码 830012
电话 0991-7833922(编辑部)
网址 <http://www.qingshao.net>
发行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营销中心
电话 0991-7833932 783391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法律顾问 钟麟 13201203567
印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作 一心设计工作室
开本 880×1230 1/16
印张 1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71-9818-9
定价 39.80 元



刘湘晨,探险家、作家、摄影家、影视导演、文化学者。

出版絮语



众所周知,新疆地处亚欧大陆腹地,曾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如今已成为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桥头堡。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疆同各国的合作、交流日趋密切,有关新疆旅游、自然风光、风土人情、西域文化及科学研究、民族医药等体现地方特色和时代特征的出版物,以其鲜明的主旋律、浓郁的新疆特色、丰厚的文化内涵,展示新疆独特的地域风情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引起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并产生了一定影响。

新疆本身就是一个出版资源的宝库,新疆的旅游资源、文化资源、独特的自然风光和民风民俗,都为新疆出版提供了非常丰富的选题资源。随着时代的发展,在图书多层次、多方面、多样化的特征更加明显的情况下,新疆本土资源图书也面临着更加优质和更大地满足个性化的需求,需要更多高品位、高质量、多姿多彩的优秀图书产品。在此情况下,我们希望能够巧妙地挖掘新疆文化的深度,将各种资源进行融合和浓缩,从而推出在深厚的文化内涵下,理性思考与感性叙述交融的介绍新疆的图书。

目前,在世界经济浪潮的冲击下,各个国家发展格

局趋向于同质化，仍然保留着多样性民族文化形态的新疆已经是世界人民向往的人文胜地。为此，我们将策划出版的这套人文地理图书定名为《慕士塔格文丛》。被誉为“冰山之父”的慕士塔格峰，雄踞于帕米尔高原的东端，蕴藏着丰厚的人文内涵，是新疆最为神奇和壮阔的一道景观。以“慕士塔格”为丛书名，就是希望立足于“揭秘新疆地域，呈现多元文化，展示丰厚人文”的图书理念，将新疆丰厚多彩的人文地理内容推介给更多的人。

《慕士塔格文丛》的作者目前在国内外都较有影响，先后出版过大量以新疆题材为主的著作。本套丛书收入的作品，都是作者潜心数年时间，深入新疆各地走访，参考了大量文史资料写成，力求对新疆地域和人文进行较为全面、准确、通俗的介绍。我们真诚希望，通过《慕士塔格文丛》的介绍，引领读者更加深入地了解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人们的生活。

编者

二〇一一年六月

目录 contents

出版絮语	001
穿越卡拉其库	001
高原上的河	010
远去乔戈里	027
高原上的女人	037
帕米尔高原的转场	043
帕米尔高原的婚礼	089
阿勒彤古勒罕	107
达里雅博依的奎麦其	169
烟尘腾起	184
朝觐之旅	191
寻找大鹏鸟之地	214

穿越卡拉其库

CHUANYUEKALAIKU

卡拉其库,为柯尔克孜语,捉字注音有几种译法,意皆同:黑色的山谷。

——题记

堆积了一个冬季的冰雪,随着卡拉其库河一直探入五月下旬高原渐已深浓的带着畜粪味和草腥气的风中,最终从卡拉其库沟口探出。站住仔细谛听:

绵长远去的塔什库尔干河在勾勒整个帕米尔高原的轮廓,碧空如洗,流云逶迤,远山静默……卡拉其库河的冰层之下,精致而有玻璃质感的水滴正在传递这个季节难以掩隐的心绪。一种沙沙声辽远而细密,循声寻索,我才意识到那声音来自大面积的砾石层下,卡拉其库两旁的山崖正对着五月高原的阳光呢喃絮语,崖上的积雪消解为涓涓细水,透过砾石层最终汇入了卡拉其库河。有一种低沉而深远的声音正在讲述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河水流经的线路是谷地之间最低的地方,一个冬季的冰雪垛起来以河谷最深,一经消解,质如城垛子的冰面就会整体坍塌,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让人震撼。当沉寂在冰层之下的河水终于呈现在阳光之下,大块崩塌的冰雪随着河水远去,这最终的消解使高原所有的河流即便在八月的阳光下也会有浸入肌骨的寒意。



最初踏入谷地,泥沙和砾石经过均匀搅拌再铺展开去,这就是谷地地面给人的感受。我立刻意识到冰雪消融的情景也是一个极具象征性的细节,它是一部沧桑历史的有声再现,年复一年,以同样的方式向人们讲述一个同样的故事。

卡拉其库两旁的山,常悬着斗状的砾石堆积层,其底部一直落到谷底,堆积在河水中。在这些斗状砾石层堆积的顶端,常有清晰的水迹。尤其是冬季的雪,从山的顶端拖曳下来,成为庞大山体逐渐被侵蚀的清晰显示。经年历久,这里就会形成大片的冲积扇地带,被雨水和雪水濡湿,形成大面积滑坡,使谷底地面不断抬升——这也是许多让人难以想象的巨石何以会变得浑圆、最终滚落谷地中央的原因。在卡拉其库,可以看到许多从中镂空或被掏出一个巨大凹陷的巨石,这便是潮涌气息、降水和风持久作用的结果,为我们准确注释了“漫长”这个时间概念的意味。

五月初,许多旅游团队来到了帕米尔。据说,这种状况要持续到这一年的十月末。法国人、美国人、意大利人、英国人……最多的是日本人,以他们的经济能力乘国际航班显然更便捷,但他们宁愿一路颠簸,从喀什到伊斯兰堡的整个路段穿越帕米尔高原。几天前,一位年迈的旅客因严重的高山反应,在从巴基斯坦前往中国的途中遇难——他希望在有着久远历史的葱岭大道上走一回,以肌肤去感触古丝道飘摇几千载的风尘和清冷空气的摩擦。看着这些年事沧桑的老人披挂着各色行装,备觉其内心的那份向往和激情无比可爱可敬。

我最初是在新疆东部交河故城遗址得到的启示,一些外国游客来此游览的最大愿望,就是恳切希望中方接待单位能让他们在一堆残垣断壁之间的某个犄角儿睡一晚上。提这种要求的人多不是专家,甚至搞不清吐鲁番和喀什噶尔有什么不同。只是因为这里很多年前曾有先人居住,久远的时间参照和由此引起的万端遐思足以让他们陶醉,今他们在驰想远古先民们无数史诗性画面时得到极大满足,想象力得到超值发挥。一条古丝道对今天大多数人的意义也仅在于此:

它是一个巨大辽远的“空筐”,每个人都在依据自己的感受去理解,藉以想象去填充,使两千年前烟尘蔽日、驼铃不绝于耳的那条古老通道与自己发

生某种联系,一刹那间的沟通会使所有寻常的人生场景灿然炫目,从而对人生会有一种更通透的彻悟。

“丝绸之路”流传至今,作为各种肤色、语种和信仰的人群都能理解的一个概念让人熟稔,不仅在于其发挥的历史作用,还因为一大批传奇人物曾踏路过往。以至到今天,无数来者重蹈此路,仍不由得想扒开脚下的路面看看,是否能找到一些非同寻常的足迹。一条中巴公路大大减少了人们从帕米尔高原过往的难度,但是,这也造成了一个让许多人离去之后也未必能意识到的“错觉”。没人细想今天中巴两国交界的红旗拉甫达坂与当年那些传奇人物脚下的大道到底有多少渊源。我也是一踏入卡拉其库山谷,才意识到自己的浅陋已逾数十年!

踏上帕米尔高原,于群山环绕之间四处走走,你本能地会意识到这座“万山之祖”的地理成因,依稀能捉住文明最初的线索。

在文明尚未像一幅中国水墨画那样铺开之前,帕米尔高原的众山之间,最先出现并逐渐贯通的应是水道:恒河、印度河、赫尔曼德河、阿姆河、锡尔河、叶尔羌河……循着帕米尔高原这些滋生并哺育了人类文明的大河上溯,最终都可以在高原的千山万壑之间找到源头,找到一条条不起眼的涓溪。水随地势走,高原终年不化的积雪提供了充足的水源,长年流经,山体的剥蚀作用和上游随水流下的河沙不断淤积,帕米尔高原的沟谷间便有了最先形成的河漫滩以及由此形成的河畔开阔地,这使帕米尔高原早期人类居住和活动区域的不断拓展有了可能。

文明的最初黎明是从第一位牧人的脚下开始的。帕米尔高原丰富的水资源滋养了零星的、数量却相当可观的河漫滩草甸,草情的变化成了牧人往复游走的指针。恍惚千年一梦,帕米尔高原多得难以数计的沟谷间已布满密如蛛网的牧道。后来的征战和大规模的迁徙使这些便捷、常用的牧道拓展成了相当于今天公路的干道,由此不难看出:

凡适宜骆驼和牦牛行走的地方都有可能成为丝绸之路过往的途径(或许,这就是如今沿新疆边界各个山间隘口都有许多丝绸之路掌故的原因),但是,真正的选择将取决于习惯和理智判断的双重作用。

公元627年,玄奘告别长安开始漫长的西行之旅,当他最终学成归来,



其间整整十二年的岁月已作落花去！当时和后世的人们，对这位传奇人物的佛学业绩、他的持之以恒的信念及由此而展示出的人格魅力，都表现出由衷的敬仰和肯定，但是，他的优异品性所决定的内心细腻的感受力与外在严酷环境的尖锐对峙及他的极富幻想的激情，却被人们在不经意间忽略了。任何一个对西域地理稍有感触的人都会相信：

这毕竟是一条孤独而艰苦的长途！

在高原小城塔什库尔干，出门有车就犹如牧人在他的牧场遛马，打开车窗无限惬意。路过一座水泥构筑的桥，桥头路牌一掠而过，上边清晰显示：

瓦汗通道。

仔细想起来，直到今天，我也未能详解与“瓦汗通道”这个地名相关联的许多历史和背景，但是，它所包容的那种浓浓的意蕴性氛围让人极为震撼。同许多人物、场景和掌故一样，许多地名常具有历史经纬相交点的那种意义。一旦抓住这个关键，许多事件——特别是这些事件背后所蕴含的、一时被当代人未必能熟谙的那些东西，便会在瞬间轮廓清晰起来——而瓦汗通道，正具有这样的意义。

在许多岁月之间，瓦汗通道是沟通东部帕米尔高原和西部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唯一便捷的通道。周围尽被分属不同种族与信仰的地理、文化版块所环围，加之每年仅有短暂夏季可以过往，其地位更显得独特而重要。对于在帕米尔高原生存的人们，或者试图通过这片世界高地去别处的行人，瓦汗通道都是无法回避的存在。中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在情节的设置上竭力描述唐僧西去途中历经劫难不是没有道理的。瓦汗通道这样的地方，任何一个世俗或非世俗的理由就足以导致战事纷纭。人常言历史沉重，原因盖出于血与火的沉淀，久久尘封再经轻释，人们依稀能闻到铁锈味儿和经久藏贮的血腥气。瓦汗通道就有这种味道。

在这一天的午后，我曾专访长年在卡拉其库放牧的一位八十岁的塔吉克老人，问他年幼的时候这一带是否有战事，老人说，有，骑着马，抢羊，抢牛。

显然，老人的故事与任何重大历史事件无关，没有让人揣想的丰富蕴意，因为牧场和类似牧场的原因，是帕米尔高原及世界所有敏感地区战事最原始的动机和最初级的状态，只是后来的附加内容增多，变得更为复杂。

牧民每年夏季赶着畜群来到卡拉其库，牧人和畜群是卡拉其库的“候鸟”，几代人相袭成俗，说明了卡拉其库作为人类早期活动区域的意义。

其实，一踏入卡拉其库谷底，我就不断获得与此相类似的信息。

排依克，是塔什库尔干县达布达尔乡一个柯尔克孜人的村落，位于卡拉其库的最前端，一色赤土——山壁彤红，地面彤红，居民的墙壁彤红。有成排的树和经年耕作的田。在排依克，被人盛传的一件事是北山有个洞，但我无缘亲往。据说，洞里边有白骨累累，很久以前，曾有人在里边捡到过兵器。

穿过排依克村继续西行，途径曲折，是在沟壑之间穿行。我注意到那些壑壁断面，或是黄土，或是砾石，分布均匀。估计原是两旁山体顺延过来的冲积扇堆积层，后经人工挖掘，才有了过往的路。顺着壑壁往下看，我的整个身心一下被牢牢攫住！我见到了自踏入高原以来所见过的最为壮观的古代要塞遗迹——吐拉，译成汉语为驿站。此刻，太阳尚未升到顶空，山影隐约，一片断崖之上，古堡威森，烟霭沉浮，气象非凡。

沿着瓦汗通道可以看到各个年代的军事筑防设施：驿站、卡伦、旧时的国民党碉堡和解放军的哨所，虽然无声无息，你却会感觉到有种十分坚硬的东西潜隐在岁月的沧桑之间，这是一种不朽的东西，有血和汗混合的腥气，会让一个男人骚动难宁，会让一个女人安然入梦。

与环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四周的戈壁大为不同，卡拉其库的戈壁与其两旁山太近，实际上仅是两片古老冲积扇的对接，未及展开，就受到两旁山的阻隔戛然而止。因此，砾石的个体和数量都更大，分布得也更为密集。揣想久远岁月，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在如此艰涩难行的戈壁地面长期行走，马很难胜任，它的耐力和它的蹄子都将面临考验；骆驼会好一些，最合适的是牦牛。《西游记》中丝毫没有关于这些畜友的描写，我揣测作者很可能没有对西域更直接的体验。

卡拉其库正午的阳光使地面的石头保持着较高的温度，我能感到脚下与鞋底间的潮气。凝目细望，大地烟气蒸腾，犹如无数透明的火舌燎动。远处山影飘荡，不时有阳光的跃斑闪烁，稍纵即逝。盯住脚前的石头仔细揣度，石面光滑，依稀有细细的纹路，才知道不是幻觉。偶有两声坚脆的旱獭的叫声，轻风拂面，让人遐想，不由得心中妄测：



当年的唐僧可曾听到这同一声早獭的叫声？

我注意到有干枯水道穿过大片的砾石戈壁从远处的山边一直顺延下来，深深切入地面之下几十厘米。没有足够流量冲击和经久冲刷不可能形成。或许是山上积雪消融汇成山洪在某一个傍晚突然冲决而下，或许是在卡拉其库的雨季，大雨如注，肆意流淌，最终才形成了这条水道。那时候，卡拉其库的谷地间被无数道浊流纵横切割，野骆驼和黄羊也会望而却步，稍不注意就会被洪水卷入卡拉其库河中。当年唐僧历经此景当作何种选择呢？他的一件长布衫早已褪了原色，尽受风吹雨洗和过于强烈的日光暴晒。实际上，以我长期在帕米尔高原游走，常常几日、几十日也未必能洗漱一次的经历判断，长途奔波的唐僧绝没有装扮的可能。我曾在五月的卡拉其库河中洗手，那种冷涩坚硬的水不消三天，就能让一双世界名模的手糙如村妇，这个细节及其深长意味让我每每想到一个鲜鲜亮亮的唐僧在《西游记》电视剧中频频出现，便备觉滑稽。这种形象定位或许仅是满足了观众心里最浅薄的一种需要——尽管这是一种创作。

在卡拉其库河边，有一块“椅状”巨石，“椅背”“椅座”俱在，有一幢屋大小，巨石前有一根拇指粗的杆子，上边系有数条早已褪色的布；另一处有十几块比篮球稍大些的石头零落摆布，拼起来能看出是一个帐篷圈沿儿，石面上的苔藓已是斑斑锈黄。随行的两位塔吉克朋友一派虔诚，嘴中默默祈祷，一边儿以手抚石再以手触唇，以示崇敬。我问这两处圣迹有什么说法，他们告诉我是麻扎儿。

在新疆，“麻扎儿”一词为信仰伊斯兰教各少数民族所通用，原出于维吾尔语，意思是坟墓。受此影响，塔吉克语的“麻扎儿”保留了原维吾尔语的时态和描述性，所描述的对象却大相径庭：

麻扎儿(维吾尔语):过去的、先人的……坟。

麻扎儿(塔吉克语):过去的、先人(圣人)的……迹。

显然，塔克语的“麻扎儿”泛指一切圣迹，我们在卡拉其库所遇的两处就属于此种范畴。

进一步问其渊源，我的朋友无法详述，估计再长他一辈儿的人也未必能讲清楚，搞不清是典故失传，还是另外一种原因：

这两处圣迹仅是卡拉其库一种地方性的图腾崇拜,影响范围十分有限,甚至没跨出卡拉其库沟口。

有一点十分肯定,即:凡过往卡拉其库的塔吉克人对两处圣迹所拥有的认同感,毕竟是一种真实的存在。

我在思考另外一个问题:

在同样留下塔吉克先民遗迹和宗教遗迹的卡拉其库,也曾走过包括玄奘、马可·波罗在内的无数显赫人物,却为何不见任何有形无形的流传凭借?

塔吉克人没有冗长的英雄史诗,流传至今的民间传说多是情景片断,几乎是内心愿望和现实境遇的直接表现,故事构架和价值取向极为简单,没有过于复杂的文化(历史的与宗教的)演绎,如:鹰笛传说,茹斯坦木传说,慕士塔格传说。

造成上述状况的原因,我以为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流传方式的简单。

塔吉克族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多以口头形式传播,截至 20 世纪 50 年代前后未出现更具记载性的方式。流传的时日越久远,经过的级数(一代一代的讲述者)越多,遗失、遗漏的内容就会更多。塔吉克族一些民间故事最终变成了别的民族的故事或被别的民族故事所消融(改造),变为另一种意义的表达,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二、塔吉克人的意识——心理空间的特性。

塔吉克人的意识——心理空间至今仍易受生存环境的影响,由此划定其明确的取向界限,不在此界限规定之内的内容,压根儿不予记载。譬如,他们对宗教的达观态度和对人际关注之间的差异。

显然,走过卡拉其库的“唐僧们”既未进入塔吉克人生存必需所规定的范畴之内,也未进入他们的流传方式之中。对于卡拉其库,他们仅是外来者和过路人,犹如 20 世纪末我的卡拉其库之行,我在走后最多几天或几个月,即会被那里的人们忘记。

接近傍晚,一条峡谷云雾蒸腾出现在眼前,地名儿很有意思:明铁盖,意思是“一千只黄羊”。近些年,城里人流行用牛和羊的头面骨做壁饰,牛头中以青藏高原的牦牛头为极品,羊头则以帕米尔盘羊最出名。据说,这种盘羊



的出产范围极小,仅在卡拉其库一带,极盛时,能见到成群的大角盘羊被狼群和雪豹追赶,烟尘蔽日,久久不散。唐僧很可能是最早看过卡拉其库夕阳之下兽群奔走的“口里人”。我想,“一千只黄羊”谓其极多之意,只是后来很少见到了,才有了狼群频频对羊群的攻击。

在帕米尔高原正午之后,随着太阳逐渐沉落,气温也从这一天的顶点逐渐下降。山顶最先聚敛起云气,然后逐渐延伸、扩大,气温下降的速度越快,云气凝敛的速度也越快,眨眼间就会将整个天空罩住。

我最先感到额头和脸颊似有被蚊虫叮咬的痛感,零星飘落的雨很快变成了雪霰,随着风扑面而来;转眼又变成了鹅毛大雪漫天横飞,没有背景,没有来处,天地间一刹那尽被飘动的雪片所填充。有潮润的感觉和腥气,又似有细细蝇语,让人猛然觉得是一次极致的享受。时间稍有持续,感觉完全改变,雪片大得离奇,像是在布置一个阴谋,你甚至看不清前方十几米处,让人备觉恐怖。此刻,在心里,正是豪情难抑的时候,我何尝不是在感受同一场曾经飘过唐僧脸颊的大雪?

——或许,这正是玄奘心意最重的时候。

辞别长安已去数岁——这个时间也许长一些,或更短一些,途经数十国,一路风尘,进入卡拉其库正碰上一场大雪,让人眼眯难视。吆住随从,玄奘倚靠着此刻我正倚靠的一堆赤色裸石等候雪停。久久萦绕心底的思绪再次泛起,一下变得不可抑制,玄奘轻轻掉转脸颊向别处望去,担心随从们看到这会儿泪水正从他的眼角溢出。他觉得自己再难以支撑下去了,仰起脸一任雪花积落、消融,只差一声大喊出来。为什么呢?没有任何明确的原因,此刻,他的心里一片空白,唯有眼前大雪飘飘。

在玄奘最感绝望的时候,他已不止一次试图放弃西行之旅,这样的关口每一次都是心灵的磨难(玄奘终其一生始终挂在脸上的谦谦笑意,最主要的并不得之于他的品性,而是因为他的经历),终于捱过去,最终铸成他坚韧不拔的意志。当他最终完成长达十二年的游学之后,内心这个脆弱的瞬间已被略去了。

卡拉其库的大雪在这个午后仅仅飘了半个时辰,却飘过由几千年日夜编织的广阔时空,让人心界大开,思绪悠远,这是人与命运、与天机沟通的时

刻。从某种角度讲,这种或类似这种时刻的感悟,将决定一个人对这个世界的所思和所为。

大雪停后,卡拉其库一片烟霭迷蒙,依稀能辨出铅色最重的地方是山,更多的、略显浅淡的地方是山以外的空间。天地无形,气象汹涌。此刻,我正站在历史的路口:

瓦汗通道继续西延,最终将通向如今的阿富汗一带。据说,那是马可·波罗最终离开中国的地方,从此,世界开始知道东方有一个黄金般的国度。

与瓦汗通道互邻向南,就是罗布盖孜峡谷。唐僧一行悄然而过,竟然没有惊动几步开外石窝儿里正在孵蛋的一只雪鸡。

我竭力向罗布盖孜峡谷深远处望去,试图穿透峡谷。我的这种努力很徒劳,峡谷间仍是云气汹涌,仿佛刚刚被玄奘的长衫带起的风搅乱。玄奘最终走过去了,他那件长衫的衣摆却在轻盈飘动的一瞬间戛然静止成为一个永恒的定格,在这午后雪静的时候又重新飘动在人们的眼前,幻化为淡淡的云气……

卡拉其库的傍晚,太阳出来,云垒巍峨,去岁的枯草呈现出一片铜的质感。明铁盖边防部队的一位连长牵了几匹军马让我们驰骋旷野,这是我极感奢侈的一个傍晚。我们去了一个放牧点,大雪前已拢在一块儿的羊群围在一座毡房四周,发出一片咩咩叫声。

我以为,我在卡拉其库所感受的一切,那雪后金铜色的草地,围在毡房四周的羊叫声和这一晚上吃到的羊肉,很可能都似曾相识,无数的先人正是通过这些情景的暗示让今人和那些辉煌的瞬间沟通。

——卡拉其库,不仅是连通世界的大道,也是通向心灵之路!



高原上的河

GAOYUANSHANGDEHE

帕米尔高原是一棵老树,喀什噶尔仅是挂在这棵老树上的一片叶子。随手拈起一串儿喀什噶尔老巷里的掌故,都依稀能嗅到两千年间飘荡的烟尘,但人们却很难找到判断帕米尔高原的凭据。

帕米尔高原的隆起是地球的一极,距今一亿两千万年,古老得能够超过让人想象的任何常规!曾经发生的,依旧存在的,都会对我们的生存有广泛的影响,犹如喀什噶尔平原秋后的风,透骨的寒意有刀锋的质感——它来自高原,刚刚从帕米尔群峰叠掣的冰岩之间擦过。

来到喀什噶尔,在这片美丽的“叶子”上,我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是找了一家超市,捡了冰糖和袋装茶叶填足了两大塑料袋。

冰糖和茶叶是新疆人标准的“走亲戚”的必备品,俭朴却有捂在手心儿里的一份灼热。稍想想觉得很有意思,半生的岁月过去,新疆各民族的习惯成了我人生最自觉、最自然的一部分内容,原本籍属的内涵已被彻底改变。